

小村星光

沈仁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小村星光



沈仁康

——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村星光 / 沈仁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360-8461-2

I. ①小…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081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安 然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林 希

书 名	小村星光 XIAO CUN XING GUANG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广阔而贫穷的土地啊，养育着坚强而美丽的子民……

胶东平原以坦诚的姿态，用缓慢的弧线勾勒着自己的辽阔，直到地的尽头、天的边际。在这贫瘠而丰饶的土地上，除了疏树，就是村庄。村庄匍匐在大地的胸膛上，不十分显眼，那些低矮的屋子都是用秫秆为墙为顶，又糊上厚厚的泥浆而成。这一座座泥屋，十分不愿意显耀自己，默默地、长时间地沉默在那里，仅仅因为吮吸着大地的温暖而生存，而有着活气。使它们在一次次兵燹中，在一次次灾荒中勇敢屹立。谁能说它们卑微，其实它们坚强得很，高大得很，在它们身上可以读懂胶东人的信念和勇猛。

时序到了1948年秋天。

这辽阔而沉默的大地，总叫人感到有一种巨大的震动在地下运行，好像传出了遥远而深沉的雷声；但是，真正仔细听，好像并没有雷声运动，只是大地沉睡了多时，睡

醒了，正在伸腰展胳膊而已。再仔细听，是有一种响动，由远而近地传进，在涌动。

一大早，荷荷给瘫痪在炕上一年多的娘洗了脸，喂了玉米粥，换了床褥子，便附在娘的耳朵边说：“娘，我上水沟头区上走一趟。昨夜村里妇女们做的支前军鞋都收齐了，我要到区上送鞋。娘，安心躺着，我送完军鞋就赶紧回家。”

荷荷娘不大能说话，说话含混不清，只有荷荷趴在她嘴边才能听清娘说了什么；一年多前，荷荷娘中风后，四肢麻痹不能下炕，度日如年，她说：“要不是，身边有荷荷这么一个懂事闺女，我早就自己寻死了。”

荷荷娘点了点头。荷荷从野外捡了一个炮弹壳，平时吊在娘手边，娘有事就敲敲这炮弹壳，荷荷就会迅速来到她身边。今天荷荷要上水沟头区上，这炮弹壳也能休息半天了。

荷荷一再嘱咐：“娘，我办完事就回来。你安心躺着。”

荷荷刚刚18岁，尽管青春年华，满身是劲，但是她要下地，要照料久病的娘，还要忙村里的支前工作，她终日像轮子一样转，也是很累人的。只有娘知道，荷荷晚上一挨着枕头，有时鞋只脱了一只，另一只还穿在脚上，就已经睡着，打起轻鼾来了。这时候，娘总是默默地流泪，用

含混声音轻叫着：“荷荷，我的荷荷……”

荷荷出了塔埠头村，上了辽阔广野上的弯曲土路。早晨，草叶上的露珠没有干，树枝上的蝉虫还没有叫，太阳刚刚露出鲜红的半边脸，金黄的阳光在露气中穿梭着。荷荷看到这一切，心情总是很好。风也是快活的。快活的风啊，快给人们唱个歌吧！唱吧，唱吧，唱个快活的歌吧！唯有这种时候，荷荷才是最快活的，她那颗律动的心才是最快活的！

她突然想到自己刚满18岁了，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惶恐。

她感到自己的上衣紧箍得不舒服。因为穷，因为娘的病，她无力为自己添置一件新上衣。身上的这件上衣已经穿过多年补过几回了。日渐鼓起的坚挺的胸部，使得上衣无法扣上扣子了。这是她心里隐隐不安的。

从塔埠头村到水沟头区上直线距离只有六七里路，但因为土路弯曲太多，足足十里都不止。

一想到到区支前办去，她就高兴。区支前办的斯琴，是个女子，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但她那待人的亲切、办事的干练、作风的雷厉，都叫荷荷打心里佩服。荷荷平时就想找她多说话，把自己心里的话对她说，和她多相处一些时辰。因此，每次荷荷到区上来，心里总是很高兴的。

区政府坐落在一座院子里，围墙是夯土而成的，几间

办公室虽是平房，却是灰砖墙、灰瓦顶，还有玻璃窗，这在当地算是很气派了。

荷荷担着一担军鞋一进院子，斯琴从办公室的玻璃窗里就看到了，立马跑出来接她的担子，引进办公室，说：

“荷荷妹妹这么早就来了。”

斯琴帮她把担子卸下来，亲热地叫她“妹妹”；这个“妹妹”是斯琴最喜欢的人。她给荷荷倒水，给她搬凳子坐。

“斯琴姐姐我都想死你了，心里好多话想跟你说说。”

“谁说不是呢，荷荷你，还有你们塔埠头村的金桂，我都时常想念。”

“金桂和我同年，今年都18岁了。那年夏天，我娘生了我，叫荷荷；秋天，她娘生的她，叫金桂，我俩是无话不说的闺密。”

斯琴笑笑说：“那，加我一个！三姐妹了！”

斯琴一边说一边验收了荷荷送来的军鞋，清点了数目。这一大堆军鞋都是塔埠头村的上至七十岁奶奶下至十三四岁的女人们，一针一线做成的。

斯琴说：“这都是你们村子里全体女人的心！前线赤着脚赶路的战士急等着的东西！我会尽快把它们送到前线，让战士们感受到塔埠头女人的心意。”

那时候，做双军鞋容易吗？女人白天要忙家务，忙

下地，忙带孩子，忙服侍老人；晚上又贴不起那萤火一般的几盏灯油，都是摸黑做的呀，哪个女人手上不被针扎到出血？吮一吮手指，没事，又做开了。最难的是贴不起那鞋帮鞋底布，还有那结结实实的麻线。有的砍柴到圩上卖，有的省下自己做鞋的布料……所以说这军鞋是女人们的心，一点不为过。

荷荷说：“听，我斯琴姐姐就是会说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塔埠头村的女人们心里也一定暖暖的。”

斯琴说：“我是冀中平原一个小城里的贫家女子，那年晋察冀部队经过我们那里，我就参了军，参军几年了。我到水沟头后，就觉得胶东女子都是玻璃做的，透明真诚，同时又很坚强，穷啊苦啊压不垮你们。我们女人就是要有一种精神。”

荷荷跟着笑起来，这一笑使她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坏了”，这一笑使得胸部抖动，把上衣的纽扣眼崩裂了两个，一片雪白的胸脯暴露无遗。荷荷忙用双手去按，青春怎能按得住、遮得了？生命是勃动的、焕发的，又怎能压得住？

斯琴看在眼里，笑着把她引进隔壁一个小间里，那是斯琴的卧室。斯琴从背包里掏出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军上衣，递给荷荷：“换上。”荷荷喜滋滋地换上军上衣后，无比高兴，搂着斯琴说：“斯琴姐姐，你真是我的知心姐

姐，你让我不会出丑了。”

斯琴说：“穷人家的女孩子，从小没有好衣衫，但也有世上最美的身段、最好的青春；从小没有好茶饭，但脸颊上也有世上最鲜的红润、最自然诱人的血色。这旷野上，一到春天一抹绿的春草，就是最美的美景，什么也比不上。”

荷荷：“我为这件破烂的上衣，苦恼了好长时间了，胸部一天天变大，旧衣衫罩不住了。今天我是交了好运了。”

斯琴：“看你高兴的样子。”

荷荷笑得很灿烂：“姐姐要送我别的东西我还不要呢，这件军上衣太合我心意了。”

斯琴说：“妹子，你是个小美人，什么衣服穿在你身上都好看。别嫌我的军上衣旧了就是了。”

荷荷到斯琴这里就不想马上走了，她心里在暗暗对卧炕的娘说：“娘，你多等女儿一会儿吧，女儿跟斯琴姐姐还有话要说。”这样，她才心安了一点。忸怩了好一会儿，荷荷才开口问：“姐姐才是美人呢！你在部队那么些年，有没有个相好的？”

“我们不说‘相好的’，我们说‘亲爱的’。”斯琴很大方地说，“我的未婚夫，年纪和我相仿，是个团长，现在正在徐州附近带兵行军打仗呢。”

“你不想他？”

“傻话，怎么不想！相思是很苦的。世上有比相思更苦的东西吗？等你心上有了人之后，你就明白了，他的影子一有空就跳到你眼前来了。可是革命人有革命的情怀，哪怕是相隔很远，哪怕是分离很久，都会生死不渝。有了这点相思后，以后在一起了会备觉甘甜的。古时候还有王宝钏呢！只盼望全中国解放了，中国无战事了，我们也团圆了。有牺牲有贡献，也是革命人的本分。”

斯琴一面说，荷荷一面点头。

荷荷还沉醉在对军上衣的欣赏。农村妇女是无力买胸罩的，只用一条薄布围在胸前，荷荷连这样的布带都没有。即使穿上军上衣，军上衣也被坚实的乳峰撑起，她不满意地说：“你看，你看，多难看。”

斯琴笑笑说：“傻妹子，女人嘛，女人就以胸部挺拔为美，不少女人苦苦地想有一对这样的上天赋予的杰作呢！你这一对乳峰多美呀。金桂那对乳房也叫许多女人羡慕，所以美女出在草根之中、旷野之上！天然的美丽！”

荷荷听斯琴一讲，也觉得许多男人爱朝自己的胸部看，心里不免有点得意。

斯琴说：“你听完了我的，我也想听听你的呢！你的绣球抛了没有？哪个幸运的小伙子接了呀？你说说，我也听听。”斯琴只比荷荷大几岁，但工作多年，做的又是民运工作，自然而然有老大姐的作风和口吻。

荷荷是个性格透明的女孩子，特别在斯琴面前她是没有什么秘密的。她望了几眼斯琴，看她在真诚地听，她说道：“我们生活在泥屋子里的女人，是走不出三里，眼看不穿十里，还能上天上摘星星呀？我可没有你那么高大威猛的‘亲爱的’，我相好的是在本村东头那间泥屋里住的小勇。我们从小相识，同村长大，真正相好也有两年了。我们相好可不是城里的男女搂搂抱抱，我们相互多望几眼、拉拉手，就臊红了脸，全身紧张得发麻。平时，我们外表上像陌路人，内心可是沸了的锅，每天就想多见几次面。他是在党的人，参军呀，支前呀，每天都在他嘴上。我心里就有他。”

斯琴说：“谁叫我们年轻呢，谁叫青春在我们身上发威呢，谁叫我们身上点燃了相爱之火呢！青春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权利和恩赐，天底下没有比青春更可珍贵的东西了！爱情是青春湖面上盛开的鲜艳的睡莲。你是十里飘香的花。”

荷荷：“小勇是塔埠头村里第一号美男子，在人群里头一眼就能认出他来。”

斯琴：“我知道荷荷妹子眼光也不会低的。”

“斯琴姐，我有一桩重重的心事，就想跟你吐露吐露。”

“嗬，分量看来真还不轻。我听我听，你说你说。”

“我想和小勇结婚，我也18岁了。在农村里，女子到18岁，老大不小的了。”

“为什么急着结婚呢？”

“听大家说，我们这一带支前小车队不久就要出发了。村里一天到黑在动锯子动斧头，把一条村里的小车集中起来，修旧的造新的，到了晚上，一盏盏油灯下，人影还在忙碌着，闪动着。说不定小勇离村走了，那我怎么办？结婚了，哪管今后千里万里，十年八年，我都等着他，守着他。”

斯琴觉得荷荷是村子里算有主见的女子。爹不在，娘卧炕，北来风，南来雨，诸事全靠自己拿捏。斯琴点点头说：“不单是你们村，这周围七里八乡都有在组织支前小车队。”

荷荷问：“哪天出发？”

斯琴说：“快了，就这几天里说走就走。”

荷荷说：“我心里就着急这件事。我娘躺在炕上不能动，我是走不了了，要不我也上前线去，小勇在后面推车我在前面拉车多好，可我走不了的。我实在舍不得他走，可是为了解放大事，我也想得开。我想让小勇走得安心，我就想在小车队出发前结婚。”

荷荷的这个决定，斯琴也有点意外，这么急，结婚总是人生大事，不能马虎吧！不过，她觉得结婚了能使小勇安心地上前线，这倒值得鼓励。她对荷荷说：“你等等，我查查支前通知书。”

她很快地找到了一张通知，这附近的小车队分两拨出发，塔埠头村小车队是第一拨，出发时间是明天夕阳西下的时光。晚上走路白天隐蔽，为的是避开国民党的飞机骚扰。

荷荷一听，头上急得冒出了细小的汗珠，急急忙忙告别了斯琴就往村里奔。弯曲的土路显得特别漫长。

奔回村里，才隔半天，沉默的泥屋村忽然人声嚷嚷起来。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支起了几十个炉灶，烟熏火燎起来。平底的大锅支了起来，平整的大石板也支了起来当锅使用。有驴有磨的人家在磨玉米浆，然后送到这里来烙成煎饼。山东煎饼是闻名的，它可口，又好携带，是很好的干粮。那些烙成的薄薄的煎饼，很快堆成小山一样，带着人们的欢笑和吆喝，垒成一摞一摞。

捣鼓了多日的小车也排列在村子中央，斧凿声、拉锯声消失了，是小车队准备上路的样子了。

小车队明晚出发是铁定的了。

村主任是个40来岁的中年人，拖着一条瘸了的腿。他原本是招远那地方黄金矿上的工人，一次给日本鬼子残酷折磨，打弯了腰，打断了腿，因为守口如瓶，又被放了出来，回到村里，他能照顾人，也不呵斥人，村民们推举他当了村主任。后来，村民渐渐听说，在日伪占领招远金矿期间，招远地下党把黄金偷运进解放区，那是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斗争，我们的村主任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听了

这些事情之后，人们对他更加尊敬了。虽然他从未在人前谈论这些故事。

村主任看到荷荷回来了，打一个招呼：“军鞋送到了？”

荷荷把斯琴开给她的收据交给村主任：“一双不少。”

村主任：“好，这边烙煎饼人手够了，你回家看看你娘吧。”

荷荷说：“村主任，小车队就要出发了。”

村主任点点头：“你也都看到了。”

荷荷四周扫视了一眼，没有看到小勇在场，便匆匆赶回家。走进低矮、窗户很小、光线幽暗的小泥屋里，荷荷叫了声“娘”。她决心把自己的心事说给娘听，娘虽瘫痪了，说不了话，但她听话是没有问题的。喊了几声，娘没有答应，娘睡着了。

娘是苦命人，这个世界没有给过她什么好处，一辈子吃够了野菜，穿够了烂衫，干够了重活。过去很多人说娘长得好看。长相好看在城里才有用，可以涂脂抹粉、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好比长在花盆里的牡丹芍药，金贵非凡。而长在自然条件严酷的山野里的花花草草，虽然也很美丽，很有神韵，它们装扮了整个春天，装扮了整个人间，但它们还是不得不在风吹雨打中快快结束生命，它们的美丽不能久存。农村女人就是这样的，荷荷娘也就是这

样的。

荷荷娘从小是童养媳，因为吃不饱曾经偷吃过猪食。所幸丈夫心眼好，圆房后体贴她，生了荷荷后丈夫没有吼过她一声，没有对她动过一根手指头。她也为丈夫生了一个男孩，男孩10岁时，得了病躺在炕上叫头痛，当时无人识得是什么病；后来才听说是脑膜炎，是日本鬼子带进来的。儿子死后葬在乱葬岗上，但凡她路过那里，她必定坐在儿子的小小坟头上哀哀地哭上好久，那哀怨的声音渗进了辽阔的旷野上空，像游丝一样钻人心肺。所幸她把荷荷拉扯大了，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枝花。

可是两年前她又遭不幸，丈夫在玉米地里锄草，汹涌的国民党兵路过，两个兵卒把他挟持了去，当挑夫。同村人远远看到了，赶忙回村告诉荷荷娘：“快去看看吧！你家当家的叫国民党的部队绑走了。什么世界呀，怎么他大白天还敢下地？大伙都是趁月亮上来了才下地的，荷荷爹也太大意了。”

荷荷娘赶到地里，军队早走远了，荷荷爹也不见了，只剩下锄地的板锄，装水的黑釉陶罐被踢成了几片，地上还留有几滴血迹，想必是荷荷爹挣扎了，被几下重拳捶得鼻血横流。荷荷娘看到这情景，说不出话来，呆在那里，忽然“啊”的一声摔倒在地上。从此，她瘫痪了，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了。

望着娘痛苦的样子，荷荷总是扭过头，偷偷抹眼泪。一年多近两年了，就这么瘫痪着，躺着什么都不能自理，什么都要靠荷荷。荷荷为娘舒动一下手脚后，靠近她耳边说：“娘，小时候你一口饭一口粥喂我，一招一式地教，娘养育女儿我长大了，女儿今年18岁了，我时时都念着娘的恩情。娘，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荷荷娘听着，抬起手来，艰难地给她抹一抹泪眼。

荷荷继续说：“娘，我要嫁人了，我不离开娘，我守着娘，我想嫁的人是小勇。小勇，从小你也夸过他，为人诚恳，能体贴人；爹在时，也夸过小勇是村里的‘一品小伙’。我心里早有他了，在村里我们也只敢多望几眼。有一回水沟头圩日，在路上碰上了，也只拉了拉手。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意了。他要上前线，我想把我们的事办了。”

荷荷娘的手好像用了一下力，在她脸上抚摸了一下。这是表示赞许吧！随后她喉头发出了含糊的声音，荷荷听得出来是赞同的声音。

荷荷说：“娘，明天支前小车队就出发了，我想和小勇在军队出发前把婚事办了。”

荷荷娘爱抚女儿的手突然停下了，垂下了，她的眼睛里射出疑虑的不解和惊异。之后她含混说了一通只有荷荷才能理解的声音，意思是这么匆促，即使上帝下凡也会缩手的。

荷荷是个敢说敢干的女子，她自有她的主意，她安慰娘：“娘，你放心好了。”

荷荷是在小勇家找到小勇的。小勇家也是一间泥巴屋。他要远行了，家里就留下老父亲。老父亲过去给地主老财打长工时留下的老寒咳，一到秋冬就复发。他家这间老泥巴屋好几处地方漏风了，小勇忙着修补呢。

荷荷把小勇叫到村外老坟地里的石条上坐下，劈头就问：“小勇，你爱我吗？”

小勇愣愣地望着她秀美的脸说：“我说梦话说的都是爱你的话。”

“我们结婚吧！你要出征了，老戏里演的都是男的出征女的舍命相送。我们结了婚，你在外好好立功受奖，给我回报就是了。”

小勇一直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说：“荷荷，真的吗？你嫁了我你不后悔吗？你看到了，我家那泥屋到处是窟窿眼。”

“斯琴姐姐说了，天下快是我们老百姓的了，穷日子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小勇还是说：“荷荷，娶你是我上求天下求地的心愿；可是你还是再思忖思忖吧！”

荷荷果敢地说：“我下决心了，就在今晚，我们结婚！”尽管羞得满脸通红，但荷荷的声音却清晰，毫不含